

小学生
必读经典

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

中国现代童话的奠基之作
京派文学大师专为儿童创作的长篇童话
以儿童的视角描写童真的故事

小坡的生日

老舍◎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

小坡的生日

老舍◎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坡的生日 / 老舍著. — 天津: 天津教育出版社,
2017.5
ISBN 978-7-5309-8053-8

I. ①小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童话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8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5718号

小坡的生日

出 版 人 刘志刚

作 者 老 舍
责任编辑 常 浩
特约编辑 杨 刚
封面设计 于 青
内文设计 王果果

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教育出版社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[http: //www.tjeph.com.cn](http://www.tjeph.com.cn)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规 格 16开(700毫米×940毫米)
字 数 130千字
印 张 11.5

定 价 22.00元

我怎样写《小坡的生日》

文/老舍



离开伦敦，我到大陆上玩了三个月，多半的时间是在巴黎。在巴黎，我很想把马威调过来，以巴黎为背景续成《二马》的后半。只是想了想，可是：凭着几十天的经验而动笔写像巴黎那样复杂的一个城，我没那个胆气。我希望在那里找点儿事做，找不到；马威只好老在逃亡吧，我既没法在巴黎久住，他还能在那里立住脚吗！

离开欧洲，两件事决定了我的去处：第一，钱只够到新加坡的；第二，我久想看看南洋。于是我就坐了三等舱到新加坡下船。为什么我想看看南洋呢？因为想找写小说的材料，像康拉德的小说中那些材料。不管康拉德有什么民族高下的偏见没有，他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；东方人是些配角，有时候只在那儿做点缀，以便增多一些颜

色——景物的斑斓还不够，他还要各色的脸与服装，做成个“花花世界”。我也想写这样的小说，要以中国人为主角，康拉德有时候把南洋写成白人的毒物——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，我要写的恰与此相反，事实在那儿摆着呢。

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吗？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，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，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，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。中国人不怕死，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，怎样活着。中国人不悲观，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。他坐着多么破的船也敢冲风破浪往海外去，赤着脚，空着拳，只凭那口气与那点儿天赋的聪明，若能再有点儿好运，他便能在几年之间成个财主。自然，他也有好多毛病与缺欠，可是南洋之所以为南洋，显然的大部分是中国人的成绩。国内人只知道在南洋容易挣钱，而华侨都是胖胖的财主，所以凡有点儿势力的人就派个代表在那儿募捐。只知道要钱，不晓得华侨所受的困苦，更想不到怎样去帮忙。另有一些人以为华侨是些在国内无法生存而到国外碰运气的，一伸手也许摸着个金矿，马上便成百万之富。这样的人是因为轻视自己所以也忽略了中国人能力的伟大。还有些人以为华侨漫无组织，所以今天暴富而富得不得其道，明天忽然失败又正自理当如此；说这样现成话的人是只看见了华侨的短处，而忘了国家对这些在海外冒险的人可曾有过帮助与指导没有。华侨的失败也就是国家的失败。无论怎样吧，我想写南洋，写中国人的伟大；即使仅能写成个罗曼司，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匹的。

可是，这三件必须预备的事：第一，得在城市中研究经济的情形。第二，到内地观察老华侨的生活，并探听他们的历史。第三，得学会广东话、福建话、马来话。哎呀，这至少须花费几年的工夫呀！我恰巧

花费不起这么多的工夫。我找不到相当的事做。只能在中学里去教书，而教书就把我拴在了一个地方，时间与金钱都不许我到各处去观察。我的心慢慢凉起来。我是在新加坡教书，假若我想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除非是我能在别处找到教书的机会，机会哪能那么容易得呢。即使有机会，还不是仍得教书，钱不够花而时间不属于我，我没办法。我的梦想眼看着将永成为梦想了。打了个大大的折扣，我开始写《小坡的生日》。我爱小孩儿，我注意小孩子们的行动。在新加坡，我虽没工夫去看成人的活动，可是街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儿，各形各色的小孩，是很有意思的，可以随时看到的。下课之后，立在门口，就可以看到一两个中国的或马来的小孩儿在林边或路畔玩耍。好吧，我以小孩儿们做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——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！

上半年完全消费在上课与改卷子上。下半年太热。非四点以后不能做什么。我只能在晚饭后写一点儿。一边写一边得驱逐蚊子，而老鼠与壁虎的捣乱也使我心中不甚太平，况且在热带的晚间独抱一灯，低着头写字，更仿佛有点说不过去：屋外的虫声，林中吹来的湿而微甜的晚



老舍在家中写作



老舍夫妇在观看齐白石的一幅画

风，道路上印度人的歌声，妇女们木板鞋的轻响，都使人觉得应到外边草地上去，卧看星天，永远不动一动。这地方的情调是热与软，它使人从心中觉到不应当作什么。我呢，一口气写出一千字已极不容易，得把外间的一切都忘了才能把笔放在纸上。这需要极大的注意与努力，结果，写一千来字已是筋疲力尽，好似打过一次交手仗。朋友们稍微点点头，我就放下笔，随他们去到林边的一间门面的茶馆去喝咖啡了。从开始写直到离开此地，至少有四个整月，我一共才写成四万字，没法儿再快。

这本东西通体有六万字，那末后两万是在上海郑西谛兄家中补成的。以小孩为主人翁，不能算作童话。可是这本书的后半又全是描写小孩的梦境，让猫狗们也会说话，仿佛又是个童话。此书的形式因此极不完整，非大加删改不可。前半虽然是描写小孩，可是把许多不必要的实景加进去；后半虽是梦境，但也时时对南洋的事情作小小的讽刺。总而言之，这是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处，而成了个四不像了。这个毛病是因为我是脚踩两只船，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，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儿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。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，又忘不了我是大人。这就糟了。所谓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是什么呢？是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。此书中有中国小孩儿，马来小孩儿，印度小孩儿，而没有一个白色民族的小孩儿。在事实上，真的，在新加坡住了半年，始终没见过一回白人的小孩儿与东方小孩儿在一块玩耍。这给我很大的刺激，所以我愿把东方小孩儿全拉到一处去玩，将来也许立在同一战线上去争战！同时，我也很明白广东人与福建人之间的冲突与不合作，马来人与印度人之间的愚昧与散漫。这些实际上的缺欠，我都在小孩儿们一块玩耍时随手儿讽刺出。可是，写着写着我又似乎把这个忘掉，而沉醉在小孩的世界里，大概此书中最可喜的一些地方

就是这当我忘了我是成人的时候。现在看来，我后悔那时候我是那么拿不定主意；可是我对这本小书仍然最满意，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我深喜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——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。

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。有了《小坡的生日》，我才真明白了白话的力量；我敢用最简单的话，几乎是儿童的话，描写一切了。我没有算过，《小坡的生日》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；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，就是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。我相信这个，因而越来越恨“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”这种句子。有人批评我，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，太俗，太贫，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；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！

在上海写完了，就手儿便把它交给了西谛，还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。

我希望还能再写一两本这样的小书，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，使我快活；我愿永远作“孩子头儿”。对过去的一切，我不十分敬重；历史中没有比我们正在创造的这一段更有价值的。我爱孩子，他们是光明，他们是历史的新页，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——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，可也就够痛快的了，那里是希望。

得补上一些。在到新加坡以前我还写过一本东西呢。在大陆上写了些，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，一共写了四万多字。到了新加坡，我决定抛弃了它，书名是“大概如此”。

为什么中止了呢？慢慢地讲吧。这本书和《二马》差不多，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。内容可是没有《二马》那么复杂，只有一男一女。男的穷而好学，女的富而遭了难。穷男人救了富女的，自然跟着就得恋爱。男的是真落于情海中，女的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，结果把男的毁了。文字写得并不错，可是我不满意这个题旨。设若我还住

在欧洲，这本书一定能写完。可是我来到新加坡，新加坡使我看不起这本书了。

在新加坡，我是在一个中学里教中文。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。他们所说的，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，使我惊异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，和所要知道的问题，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。不错，他们是很浮浅，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，而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，不是在西方。在英国，我听过最激烈的讲演，也知道有专门售卖所谓带危险性书籍的铺子。但是大概的说来，这些激烈的言论与文字只是宣传，而且对普通人很少影响。学校里简直听不到这个。大学里特设讲座，讲授政治上经济上的最新学说与设施；可是这只限于讲授与研究，并没成为什么运动与主义；大多数的将来的硕士博士还是叼着烟袋谈“学生生活”，几乎不晓得世界上有什么毛病与缺欠。新加坡的中学生设若与伦敦大学的学生谈一谈，满可以把大学生说得瞪了眼，自然大学生可别刨根问底的细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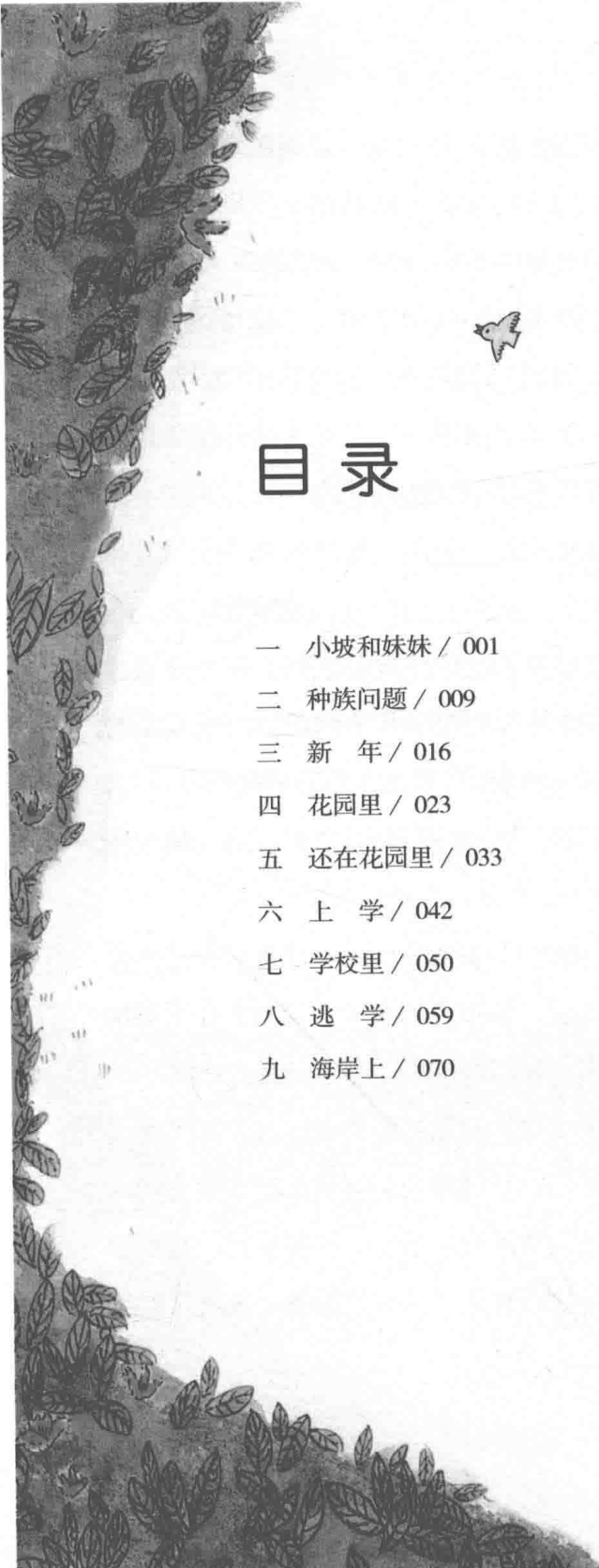
1953年夏，老舍全家在院中合影



老舍、胡絮青与齐白石在一起

有件小事很可以帮助说明我的意思：有一天，我到图书馆里去找本小说念，找到了本梅·辛克来的《阿诺德·沃特洛》。别的书都带着“图书馆气”，乌七八黑的；只有这本是白白的，显然的没人借读过。我很纳闷，馆中为什么买这么一本书呢？我问了问，才晓得馆中原是去买大家所知道的那个辛克来的著作，而错把这位女写家的作品买来，所以谁也不注意它。我明白了，以文笔来讲，男辛克来的是低等的新闻文学，女辛克来的是热情与机智兼具的文艺。以内容言，男辛克来的是作有目的的宣传，而女辛克来只是空洞的反抗与破坏。女辛克来在西方很有名声，而男辛克来在东方是圣人。东方人无暇管文艺，他们要炸弹与狂呼。西方的激烈思想似乎是些好玩的东西，东方才真以它为宝贝。新加坡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家中很有几个钱的，可是他们想打倒父兄，他们捉住一些新思想就不再松手，甚至于写这样的句子：“自从母亲流产我以后”——他爱“流产”，而不惜用之于己身，虽然他已活了十六七岁。

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作革命，只有到东方来，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；从哪儿想，他都应当革命。这就无怪乎英国中等阶级的儿女根本不想天下大事，而新加坡中等阶级的儿女除了天下大事什么也不想了。虽然光想天下大事，而永远不肯交作文与算术演草簿的小人儿们也未必真有什么用处，可是这种现象到底是应该注意的。我一遇见他们，就没法不中止写“大概如此”了。一到新加坡，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，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。这个，也就使我决定赶快回国来看看了。



目录

一 小坡和妹妹 / 001

二 种族问题 / 009

三 新年 / 016

四 花园里 / 023

五 还在花园里 / 033

六 上学 / 042

七 学校里 / 050

八 逃学 / 059

九 海岸上 / 070

十 生日 / 081

十一 电影园中 / 090

十二 啜拉巴唧 / 099

十三 影儿国 / 108

十四 猴王 / 117

十五 狼猴大战 / 126

十六 求救 / 138

十七 往虎山去 / 149

十八 醒了 / 158



— 小坡和妹妹

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，所以叫作大坡。小坡自己呢，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；他这个名字，虽没有哥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，可是一样的有来历，不发生什么疑问。

可是，生妹妹的时候，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，为什么她不也叫小坡？或小小坡？或二小坡等等？而偏偏地叫作仙坡呢？每逢叫妹妹的时候，便有点儿疑惑不清楚。据小坡在家庭与在学校左右邻近旅行的经验，和从各方面的探听，新加坡的街道确是没有叫仙坡的。你说这可怎么办！

这个问题和“妹妹为什么一定是姑娘”一样地不能明白。哥哥为什么不是姑娘？妹妹为什么一定叫仙坡，而不叫小小坡或二小坡等等？简直地别想，哎！一想便糊涂得要命！

妈妈这样说：大坡是在那儿生的，小坡和仙坡又是在那儿生的，这已经够糊涂半天的了；有时候妈妈还这么说：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沟里捡了来的，他自己是从小坡的电线杆子旁边拾来的，妹妹呢，是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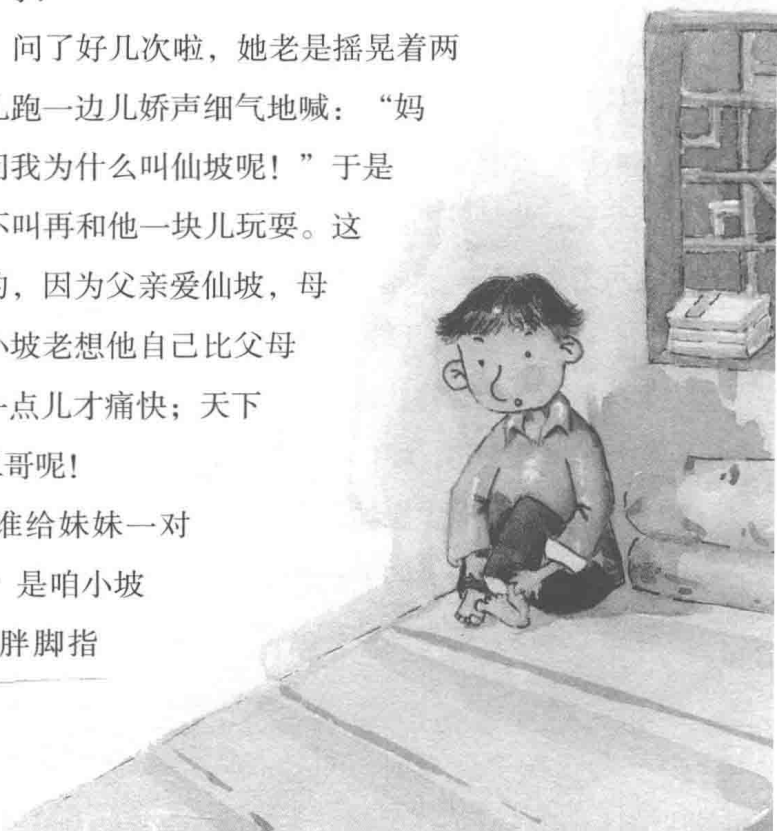
香蕉树叶里抱来的。好啦，香蕉树叶和仙坡两字的关系又在哪里？况且“生的”和“捡来的”又是一回事，还是两回事？“妈妈，妈妈，好糊涂！”一点儿也不错。

也只好糊涂着吧！问父亲去？别！父亲是天底下地上头最不好惹的人：他问你点儿什么，你要是摇头说不上来，登时便有挨耳刮子的危险。可是你问他的时候，也猜不透他是知道，故意不说呢；还是他真不知道，他总是板着脸说：“少问！”“缝上他的嘴！”你看，缝上嘴不能唱歌还是小事，还怎么吃香蕉了呢！

问哥哥吧？呸！谁那么有心有肠地去问哥哥呢！他把那些带画儿的书本全藏起来不给咱看，一想起哥哥来便有点儿发恨！“你等着！”小坡自己叨唠着，“等我长大发了财，一买就买两角钱的书，一大堆，全是带画儿的！把画儿撕下来，都贴在脊梁上，给大家看！哼！”

问妹妹吧？唉！问了好几次啦，她老是摇晃着两条大黑辫子，一边儿跑一边儿娇声细气地喊：“妈妈！妈妈！二哥又问我为什么叫仙坡呢！”于是妈妈把妹子留下，不叫再和他一块儿玩耍。这种惩罚是小坡最怕的，因为父亲爱仙坡，母亲哥哥也都爱她，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爱着妹妹一点儿才痛快；天下哪儿有不爱妹妹的二哥呢！

“昨儿晚上，谁给妹妹一对油汪汪的槟榔子儿？是咱小坡不是！”小坡搬着胖脚指





头一一地数：“前儿下雨，谁把妹妹从街上背回来的？咱，小坡呀！不叫我和她玩儿？哼！那天吃饭的时候，谁和妹妹斗气拌嘴来着？咱，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把脚指头拨回去一个，作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大回事；用脚指头算账有这么点儿好处，不好意思算的事儿，可以随便把脚指头拨回一个去。

还是问母亲好，虽然她的话是一天一变，可是多么好听呢。把母亲问急了，她翻了翻世界上顶和善、顶好看的那对眼珠儿，说：“妹妹叫仙坡，因为她是半夜里一个白胡子老仙送来的。”

小坡听了，觉得这个回答倒怪有意思的。于是他指着桌儿底下摆着的那几个柚子说：“妈！昨儿晚上，我也看见那个白胡子老仙了。他对我说：小坡，给你这几个柚子。说完，把柚子放在桌儿底下就走了。”

妈妈没法子，只好打开一个柚子给大家吃；以后再也不提白胡子老仙了。妹妹为什么叫仙坡，到底还是不能解决。

大坡上学为是念书讨父母的喜欢。小坡也上学——专为逃学。设若假装头疼，躺在家里，母亲是一会儿一来看。既不得畅意玩耍，母亲一来，还得假装着哼哼。“哼哼”本来是多么可笑的事。哼，哼哼，“扑哧”的一声笑出来了。叫母亲看出破绽来也还没有多大关系，就是叫她打两下儿也疼不到哪里去。不过妈妈有个小毛病：什么

事都去告诉父亲，父亲一回来，她便嘀嘀咕咕，嘀嘀咕咕，把针尖大小的事儿也告诉给他。世上谁也好惹，就是别得罪父亲。那天他亲眼看见的：父亲板着脸，郑重其事地打了国货店看门的老印度两个很响的耳刮子。看门的印度，在小坡眼中，是个“伟人”。“伟人”还要挨父亲两个耳光，那么，小坡的装病不上学要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去，至少还不挨上四个或八个耳刮子之多！况且父亲手指上有两个金戒指，打在脑袋上，哪！要不起个橄榄大小的青包才怪！还是和哥哥一同上学好。到学校里，乘着先生打盹儿要睡或趴在桌上改卷子的时候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。在街上，或海岸上，玩耍够了，再偷偷地溜回来，和哥哥一块儿回家去吃饭。反正和哥哥不同班，他无从知道。哥哥要是不知道，母亲就无从知道。母亲不知道，父亲也就无从晓得。家里的人们很像一座小塔儿，一层管着一层。自要把最底下那层弥缝好了，最高的那一层便傻瓜似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想！父亲坐在宝塔尖儿上像个大傻子，多么可笑！

这样看来，逃学并不是有多大危险的事儿。倒是妹妹不好防备：她专会听风儿，钻缝儿地套小坡的话，然后去报告母亲。可是妹妹好说话儿，他一说走了嘴的时候，便忙把由街上捡来的破马掌或由教堂里拾来的粉笔头儿给她。她便菁葵着小嘴，一声也不出了。

这样贿赂惯了，就是他直着告诉妹妹他又逃了学，妹妹也不信。

“仙！我捡来一个顶好、顶好看的小玻璃瓶儿！”

“哪儿呢？二哥，给我吧！”

小玻璃瓶儿换了手。

“仙！我又逃了学！”

“你没有，二哥！去捡小瓶儿，怎能又逃学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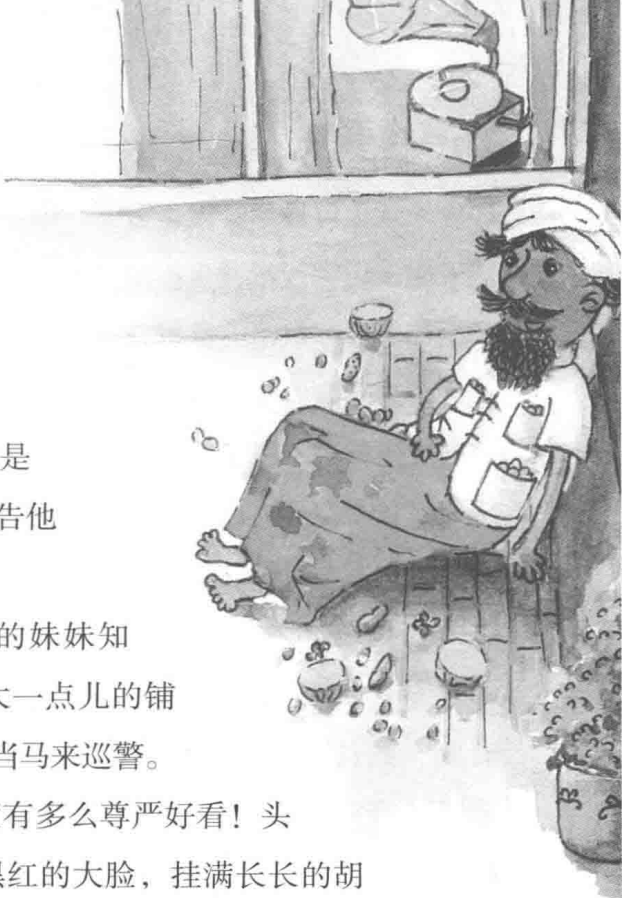
到底是妹妹可爱，看她的思想多么高超！于是他把逃学的经验有枝添叶地告诉她一番，她也始终不跟妈妈学说。

“只要你爱你的妹妹，逃学是没有危险的！”小坡时常这样劝告他的学友。

小坡有两个志愿，只有他的妹妹知道：当看门的印度（新加坡的大一点儿的铺户，都有印度人看门守夜。）和当马来巡警。

据小坡看：看门守夜的印度有多么尊严好看！头上裹着大白布包头，下面一张黑红的大脸，挂满长长的胡子，高鼻子，深眼睛，看着真是又体面又有福气。大白汗衫，上面有好几个口袋儿，全装着，据小坡猜，花生米，煮豌豆，小槟榔，或者还有两块鸡蛋糕。那条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，花红柳绿地裹着带毛的大黑腿，下面光着两只黑而亮的大脚丫儿。一天到晚，不用操心做事，只在门前坐着看热闹，所闲得不得了啦，才细细地串脚丫缝儿玩。天仙宫的菩萨虽然也很体面漂亮，可是菩萨没有这种串脚丫缝儿的自由。关老爷两旁侍立的黑白二将，黑的太黑，白的又太白，都不如看门的印度这样威而不猛，黑得适可而止。（这自然不是小坡的话，不过他的意思是如此罢了。）

况且晚上就在门前睡觉，不用进屋里去，也用不着到时候就非睡去不可。门前一躺，看着街上的热闹，听着铺户里的留声机，妈妈也不来催促。（老印度有妈妈没有，还是个问题。设若没有，那么老



印度未免太可怜了；设若有呢，印度妈妈应该有多么高的身量呢？）困了呢，说睡就睡，也不用等着妹妹，——小坡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了，替她放好蚊帐，盖好花毯，他自己才敢去睡。不然，他老怕红眼儿虎，专会欺侮小姑娘们的红眼儿虎，把妹妹叼了去；把蚊帐放好，红眼儿虎就进不去了。

“仙！赶明儿你长大开铺子的时候，叫我给你看门。你看我是多么高大，多么好看的印度！”

“我是个大姑娘，姑娘不开铺子！”妹妹想了半天这样说。

“你不会变吗？仙！你要是爱变成男人呀，天天早晨吃过稀饭的时候，到花园里对椰子树说：仙要变男人啦！这样，你慢慢地就变成父亲那么高的一个人。可是，仙！你别也变成印度；我是印度，你再变成印度，咱们谁给谁看门呢！”

“就是变成男人，我也不开铺子！”

“你要干什么呢？仙！啊，你去赶牛车？”

“呸！你才赶牛车呢！”仙坡用小手指头顶住笑涡，想了半天，“我长大了哇，我去，我去做官！”

小坡把嘴搁在妹妹耳朵旁边，低声地嘀咕：“仙！做官和做买卖是一回事。那天你没听见父亲说吗：他在中国的时候，花了一大堆钱买了一个官。后来把那一堆钱都赔了，所以才来开国货店。”

“呸！”仙坡一点儿也不明白，假装明白了

